

在上海，回到过去，拯救自己的爱人，你敢想吗？

七月冰
八月雪

QIYUE
QINGYAYUE
XUE

五十一号先生◎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七月冰
八月雪

QIYUE
QINGYUE
XUE

五十一号先生◎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七月冰八月雪 / 五十一号先生著. -- 哈尔滨 : 北方文艺出版社, 2012. 12

ISBN 978 - 7 - 5317 - 2954 - 9

I. ①七… II. ①五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41269 号

七月冰八月雪

作 者 五十一号先生
选题策划 有容文化
责任编辑 李庭军 张 喆
封面设计 大象设计
出版发行 北方文艺出版社
地 址 哈尔滨市经纬街 26 号
网 址 <http://www.bfwy.com>
邮 编 150020
电子信箱 bfwy@bfwy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0 × 1000 1/16
印 张 19
字 数 360 千字
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33.00 元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317 - 2954 - 9

目录

Contents

- ※引子 \ 1
- ※第一章 冰心事件 \ 8
- ※第二章 冰案 \ 18
- ※第三章 冰棺 \ 41
- ※第四章 彭七月在 1966 \ 69
- ※第五章 结冰 \ 96
- ※第六章 破冰 \ 114
- ※第七章 万冰 \ 133
- ※第八章 融化 \ 150
- ※第九章 阴阳婚 \ 164
- ※第十章 彭七月在 1945 \ 182
- ※第十一章 该来的就来，该走的就走 \ 206
- ※尾 声 \ 230

引子

情人节就要到了，这是一个让年轻人骚动不安的日子。一间很大的办公室里，几个女孩利用午休时间凑到一起，她们登录一家英文网站，输入自己的生日、星座，再任选一个水果符号，比如橙子或香蕉，电脑就会告诉她情人节那天将有什么样的邂逅。

小苏是公司里最漂亮的美眉，电脑给她的答案是“muscular man”（猛男）。

离婚不到半年的秦小姐，电脑给她的答案是“duck”（鸭子）。

还有安迪，她是公司里最风骚的女孩，大家都说她是蜘蛛精，天天趴在墙上辛勤地结网，等着男人一头撞进来。电脑给她的答案竟是“Spider man”（蜘蛛侠）。

“ICE，你来试一下，这个东东很灵的！”小苏兴奋地叫道。

和小苏一样，艾思也是公司的新人，还在试用期里。ICE 是她的英文名字，很少有人能把中文名和英文名起得一样。人如其名，她长了一副冷冰冰的面孔，只有面对客户时，才会有一点珍贵的笑容。

艾思走过来，她对这种算命软件不感兴趣，但拗不过大伙，就输入自己的生日 1984 年 4 月 26 日，金牛座。她爱吃芒果，就选了芒果的符号，按下回车键，网页刷一下就黑掉了，迟迟没有反应。

“咦，死机了？”

大家正在懊恼，网页倏地又恢复了，答案栏里出现一行奇怪的字母：

eid

noos

uoy

“糟糕，准是木马！”秦小姐惊呼，“以后少登录这些乱七八糟的网站，快退出来杀杀毒。”

艾思走进上司的办公室，托尼穿着一套阿玛尼的西装，一年里大概有 180 天他会穿着它。据说他有三十条不同的 Armani 领带，确保一个月内不重复。

“请坐吧，ICE！”托尼面带微笑，居高临下的微笑。

“你和小苏的试用期就要到了，谁没有完成销售指标就要 out（出局），尽管你完成了，但你是新人，靠大家帮忙，所以你的销售业绩只能算一半，另一半算作部门的总体业绩。”

艾思没吱声，翻着眼睛看了看上司。



“算作部门……那不就是归您吗？”

托尼略显尴尬，“这个嘛……是公司的潜规则，潜规则你懂吗？说穿了就没意思了。”

有水的地方就有明流和暗流，有人的地方就有明规和暗律。明规是法律，暗律就是潜规则。不同的圈里各有各的潜规则，不管哪个圈里都有女人牺牲身体换取利益这么一条，而且是金科玉律，超实用哦。

“照这么说，我和小苏都要 out？”

托尼往前凑了凑，衬衣领上透着一股 BOSS 香水的味道。

“跟你说实话吧，公司准备裁员，我这里首当其冲，这就意味着，你和小苏得 PK 掉一个。”

托尼一边说，留意着艾思的表情。艾思没有表情，像块冰。

托尼只好低声说，“这么说吧，只要你愿意和我那个，小苏就 out，如何？”

“那个……哪个？”

托尼叹了口气：“那个……你说哪个？还有哪个！”

见她没啥反应，也不知道是真傻还是装傻，托尼用英语说：“Make love！”接着用中文补充，“打炮！你的明白？”说完又没好气地嘀咕了一声，“你不会是处女吧？”

艾思没有吃惊，没有嗔怒，没啥表情，还是一块冰。

“这也是公司的潜规则？”

托尼耸了耸肩，表情不置可否，言下之意“自己去理解吧！”

艾思站起来，解开上衣的两粒扣子……

这回轮到托尼吃惊了，就在这里做？上班时间啊！不行，门还没锁呢……

艾思把公司的胸卡摘下来往托尼面前一扔，转身就走。托尼悻悻地望着她的背影嘟哝了一句：“靠！真是处女？”

艾思就这么走了，自觉很潇洒，好莱坞电影里的女主角都是这样昂首离开公司的，可当她迈出托尼的办公室时，不争气的眼泪还是流了下来。

玻璃旋转门把她轻轻推了出来，艾思走出这幢写字楼，站在台阶上。

从旋转门到台阶有一段很宽敞的距离，每次艾思上下班经过这里，都会涌起一种怪怪的感觉——这里宽得足能放下一张双人床。

台阶上铺着黑色的塑料地毯，清洁工正在用水冲洗，地毯被翻过来，露出背面的“LG”商标，原来这种黑不溜秋的地毯还是韩国产的。

风吹来，艾思眨眨眼睛，眼泪很快就干了。她往台阶下走去，包里的手机振动起来，收到一条短信，只有六个字，教人莫名其妙：

“自杀 = 重新启动”

艾思看了看对方的号码，一个陌生的号码，来自“中国移动”的 139 号段。

艾思想把它删除，拇指一动，却保存到了文件夹。这时候，她忽然想起那几行奇怪的字母，如果把它们倒过来不就是“You soon die”吗？（你快要死了）

晚饭艾思和小苏在一起吃，听说艾思被 out，小苏流了很多泪，她们吃的是印尼炒饭，有点干，用眼泪拌一拌正好。

“好了，别哭哭啼啼了，我是辞职，又不是去死，”艾思拉着小苏的手说，“换个话题吧。”

小苏点点头，擦擦眼泪说：“对了，告诉你一件事，我认识一个法国老头，他说，在他们老家——科西嘉岛的一个小镇上，有一种巫术，可以知道自己的前世。”

见艾思睁大了眼睛，小苏就介绍起来，“其实很简单，黑暗中点一支蜡烛，洒几滴苦艾酒在墙上，然后念一句咒语‘郛酏紓龔霈、鯁鞣頰饋甯’，出现在墙上的影子就是你的前世。”

艾思至少念了六遍，才把这句听起来像海豚语言、看起来像非法字符的“咒语”记住。

“为什么要苦艾酒呢？”艾思好奇地问。

“苦艾酒的配方非常复杂，它的别名叫‘绿色魔鬼’。1908年一个瑞士人喝苦艾酒后突然发疯，用斧子砍死自己的妻儿，以后的几十年里，欧洲一直把它列为禁酒。用我们的俗话说，这酒是通冥的……”

小苏滔滔不绝地说着，眼泪拌炒饭吃得一粒不剩。

艾思是在儿童福利院长大的，从未见过自己的亲生父母，她很想知道自己的身世，虽然“身世”和“前世”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东西，但能知道一样，总归是好的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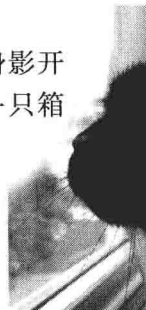
在一家进口酒专卖店里，她买到了这种“通冥的”苦艾酒，店员告诉她买一赠一，赠的不是酒，而是一把红色的瑞士多功能军刀，有小剪刀、指甲钳、锉刀，还有瓶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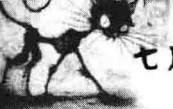
晚上，艾思把房间里的灯都关了，拉上窗帘，点起蜡烛，自己的身影清晰地映在墙上，只有上半截。

她喝了一口苦艾酒，第一次喝这种酒，味道确实很怪，甜甜的，带着一股黄铜味，好像把一粒金属纽扣含在嘴里，第二口没有咽下去，在口腔里稍作逗留，使劲往墙上那段影子喷去——噗！

“郛酏紓龔霈、鯁鞣頰饋甯！”

乳白色的酒液顺着墙面慢慢地淌下来，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：她的身影开始变淡，渐渐化作另一团影子，不像人影，是一块四四方方的东西，像一只箱子，冒着袅袅的气体。





不对，箱子怎么会冒气呢？

对了，像一块冰，冒着寒气的冰。

艾思痴痴地望着这团影子，心里在想，看来我的前世是一块冰啊。

荧荧的烛光中，那团影子在扩大，沿着墙向四周蔓延，吞噬了整个墙面，烛光越来越微弱，萎缩成一个亮点，倏地闪了一下，彻底熄灭。

这天艾思觉得不舒服，说不出的难受。她想起那条莫名其妙的短信，拿起手机把它找了出来，简单的六个字加一个符号：

“自杀 = 重新启动”

电脑关机的界面有三种选择：待机、关闭、重新启动。如果安装了新的软件，就需要重新启动。

懵懵懂懂中，她觉得房门外站着一位神秘的使者，不停地敲门，向她发出指令，催她快点“重新启动”，就此脱胎换骨。

艾思是孤儿，从来没有人告诉过她她出生时的状况，但艾思知道，婴儿的降生总要伴着母体的大出血，不管顺产还是剖腹产，流血才能换来新生。

手机发出振动，第二条短信又来了，还是那个139 的号码。

“准备好了吗？今晚就上路吧！”

今年的情人节罕见地和农历正月初一撞在一起，街上到处在燃放焰火和鞭炮。据说很多餐厅里上演了男孩亮出钻戒单腿下跪，女孩眼泪横飞的求婚大戏。这个日子让那些外面有小三的丈夫很不爽，不能与情人共度良宵，惯用的“老板要我加班”的借口没了土壤——大年初一，鬼才加班！没法子，乖乖守着黄脸婆吧。

艾思在街头踟蹰，沿着环形的中山南路一直往西走，不知疲倦地走。耳边的鞭炮声渐渐消失，她拐了个弯，沿着大木桥路走到零陵路口，看见一个庞然大物静静地偃卧在路灯底下，铝合金框架泛着暗弱的银光，那是地铁四号线大木桥路站的入口处。四号线的地面结构都是统一的，就像一条浮在海面上的巨鲸张开的嘴巴。

通常，末班地铁的时间在晚上十点半至十一点之间，艾思看了看斯沃奇表，因为超薄，戴在手腕上几乎没有感觉。表上的指针指向十一点五十分，按理说地铁站早就关闭了，可是奇怪，卷帘门并没有完全封闭，留了约五十厘米高的空隙，正好可以容一个人钻进去。

艾思弯腰钻了进去，沿着已经停驶的自动扶梯往下走，就听见身后，自动卷帘门发出轧轧的声音，稳稳地落在地上。

地铁站被彻底封闭了。

艾思来到地铁站的售票大厅，一排自动售票机静静地伫立着，还有一些商

铺，也都关闭了。艾思走到验票闸机前，闸机是电脑控制的，此时应处在锁定的状态，但是当她靠近，身体接触到不锈钢闸条时，就像上班高峰时一样，闸机发出嗒答一声，闸条自动翻转，把站在闸外的艾思轻轻推入了闸内，仿佛在欢迎她。

往下走了一段台阶，艾思来到站台上。

奔忙了一天的地铁列车全部进入总站去维修保养了，此时的轨道线上，不会有一节车厢的。

艾思在一排椅子上坐下来，平时喧闹的站台格外安静，她抬头看了看悬挂的液晶显示屏，那是用来显示到站列车时间的，此时与整个地铁系统一样，都是关闭的。

关闭的液晶屏是黑色的，就像一块黑色的瓷砖挂在那儿，忽然它亮了起来，显示下一辆列车的到达时间是0:00，下面一行是倒计时器。

艾思对了一下表，分秒不差。

随着有节奏的读秒，屏蔽门里亮起了灯光，一列镶有紫色腰带、由六节车厢组成的列车，稳稳地停靠在站台一侧，车门与屏蔽门同步打开。

艾思所站的位置靠近最后一节车厢，她迈进车厢，空荡荡的车厢里灯光通明，只有一名乘客，就是她自己。十秒钟后，车门自动关闭，列车徐徐启动，这辆来路不明的地铁，载着一个不打算活到明天的女孩，在午夜出发，驶向一个莫测的未来。

每条地铁线都有特定的颜色，如一号线是红，二号线是绿，三号线是橙，四号线是紫。艾思坐在一排紫色的座位上，抬头一看，对面座位上趴着一团黑乎乎的东西，那是一只猫，估计是波斯猫与家猫杂交的后代，披着一身长长的毛，舔得齐齐整整，像抹了油一样乌黑发亮。

艾思盯着黑猫看，黑猫也看了看她。

艾思朝黑猫挤了挤眼睛，试图逗它玩，黑猫没有反应，面无表情地看着她。

艾思有点无聊，从口袋里掏出那把瑞士军刀，指甲有点长，她打算修剪一下，红色套壳里竟然空空荡荡，指甲钳、锉刀、小剪刀统统不翼而飞，只剩一片薄薄的不锈钢刀叶。

艾思轻轻扳开了刀叶，它轻薄、冰凉，用它割开直径三毫米的静脉血管，绝对没有问题。

艾思觉得自己就像赴一场晚宴，餐桌上菜已经摆好，餐具也准备就绪，杯中斟满了酒，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坐下来吃了。

她抬起左手看了看，手腕上一条突兀的静脉，随着脉搏微微颤动，好像在催促她快一点、快一点……

一切顺理成章，水到渠成。

艾思把刀片按在暗青色的静脉上，不锈钢的凉意透过手腕的皮肤，向周身



扩散。

好了，现在就“重新启动”吧。

伴随一阵撕裂的剧痛，血液挣脱了又细又窄的血管，奔涌而出，涌向无限的空间。

血压不变，意识开始模糊起来……

她站在一扇油漆斑驳的木门前，推开这扇陈旧的门，视野骤然开阔。外面是一大片成熟的麦田，在深蓝色苍穹的映衬下，金色的麦浪随风起伏，脚下不是坚实的土地，而是空气，毫不费力就能前进。

穿过麦田，前面出现一条笔直的乡间大道，绵延没有尽头，一直通向天际。路边有一口井，井口封着木盖子，井台上站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，穿着一件旧的拉链夹克衫和皱巴巴的卡其布裤子，款式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，夹克衫的袖口严重脱线。见到艾思，小伙子矫健地从井台上跳下来，使劲朝她鼓掌，握紧拳头做着加油的动作。

艾思不认识这个少年，可冥冥之中，似乎又在哪儿见过。

接着她看到一个中年男人，穿着灰布中山装，头发与年龄不相称的花白，手里拿着一本书朝她挥舞，面带微笑，就像校门口的老师，提醒学生要好好看这本书。

经过这个中年男人的时候，艾思忽然发现他身后还躲着个二十出头的姑娘，扎着马尾辫，穿着草绿色的军装和膝盖磨得发白的军裤，胸前佩着一枚毛主席像章。姑娘的嘴唇微微翕动，似在倾诉什么，但艾思听不见。

路边有棵树，树下站着个中年女人，穿着红色洒花旗袍，挎着黑色猪皮小坤包，像旧社会大户人家的阔太太，她眼里闪着泪光，目光一路追随着艾思……

这个女人，艾思好像也在哪里见过，她为什么要哭呢？

想着，艾思差点撞在一个人身上，那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，穿藏青色马褂，胸前露出金壳怀表的一截链子，手里拄着司迪克（手杖的旧称），嘴唇上一撇八字胡，就像民国年代的电视剧里某座大宅里的老爷。他表情威严地朝艾思点了下头，就把目光投向远方。

离“老爷”几步开外，站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，凤冠、云帔、霓裳，像旧时代的新娘，她目不转睛注视着艾思，嘴角挂着一丝诡异的微笑。

艾思像一名马拉松选手在阴阳界的大路上疾跑，这些人像是路边的观众在为她鼓掌喝彩。

“一旦跨越阴阳界，亲人会在前面等你，你不会孤单。”

这是艾思从书上看来的一句话，书名她忘了，作者也忘了，唯一记住的就是这句话。

那扇破旧的木门难道是阳间通往阴间的门？这些陌生人难道是自己的亲人？为什么从来没有见过他们？

阴阳界上的风景，真的与众不同呵！

深蓝色的苍穹逐渐变得苍白，像白色的大幕垂落下来，白得生硬，白得刺眼，耳边传来器械的撞击声和说话声，有男有女。

“输了多少血？”

“六百毫升。”

“血压多少？”

“上面一百，下面七十，已经稳定了。”

“年轻漂亮的女孩子，干吗要走绝路，真是作孽。”

“男人自杀多为破财，女人自杀多为情困。”

“缝了几针啊？”

“五针。”

“多缝几针吧，缝得细一点，免得一伸手就让别人看出来她自杀过。”

“啍啍啍……”

最后是笑声。

艾思的意识一点一点在恢复，但她的嘴不能说，手不能动，仿佛实施了全身麻醉，唯一能动的就是思维。

嗯，这就是“重新启动”吧？



第一章 冰心事件

1

ICE 就是冰。

无论咖啡、可乐、威士忌还是奶茶，加入冰块就别有风味。病人发高烧，或者打完架的拳头很疼，用包了冰块的纱布敷一下，可以降温镇痛。现在的家庭冰箱都有制冰格，先进到不用打开冰箱门，按一下钮，制好的冰块就会哗啦啦地倒出来……毫无疑问，冰块已经融入了我们的生活，不过，消费者张先生一家与冰块的“亲密接触”就有点离谱了。

这天晚上，张先生一家四口在家里吃火锅，主料是来自内蒙古的羔羊肉，辅料是虾饺、燕饺、鱼竹轮、蟹肉棒这类速冻品，当张先生的儿子咬开一只“黄金蟹肉球”时，惊呼了起来，里面不是蟹肉馅，包的是一团碎冰。之后，餐桌上的惊呼声几乎没有停过，鱼竹轮裹的是冰条，虾饺裹的是冰碴，张太太吃到的一颗贡丸更是离奇，整个就是一颗圆溜溜的冰，颜色和普通的贡丸相似，一口咬下去，差一点把牙齿崩掉。

好好一顿火锅变成了“冰块宴”，张先生火冒三丈，连着几声国骂，打电话给《新闻午报》的爆料热线，要求他们派人来看看。这些冰块似乎很理解主人的心情，一直等到记者来，被数码相机拍下来，才慢慢化作一摊水。

不仅是张先生，消费者李女士在超市里买了一盒速冻芝麻汤圆，煮熟后品尝，发现糯米里面包裹的竟是一块黑不溜秋的冰；廖小姐早餐吃的是奶黄包，微波炉加热以后，发现奶黄包变成了冰屑包……

奇怪的是，虽然有面粉包裹，毕竟在沸水里煮了那么久，按理说这些冰早该融化了，但它们没有丝毫融化的迹象，顽固地保持着各自的形态，直到被人发现。

“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”接到了数起类似的投诉，将送来的包装袋整理了一遍，发现这些食品居然出自同一家企业——红武食品。

在上海，庞大的速冻食品消费市场被龙凤、桂冠、海霸王这几家台湾企业垄断着。红武食品是民营企业，为了与台湾同行竞争，采取低价路线，在沃尔玛、家乐福、农工商、联华这些大卖场里，摆放保鲜专柜，营业员吆喝“买一送一”，总的来说销售情况还不错。但这一次，红武食品居然做出这种蠢事，等于

自抽耳光，把企业形象给毁了。媒体纷纷报道，销售商集体退货，网上还有人幸灾乐祸地发帖子，建议红武食品更名为“冰心食品”。

红武食品的管理层岂能坐以待毙，一边组织购买商参观生产流水线，以恢复他们的信心，同时召开新闻发布会，拿出了生产车间的投料记录，再三强调，速冻食品的生产过程全部是机械化流水线，不可能出现这种状况，即使有疏漏，出问题的就是一批产品，而不会是个别现象。一定是有人恶作剧，为了哗众取宠，或者图谋敲诈。当然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是同行的陷害。

对这种解释，有人嗤之以鼻，有人半信半疑。好在这里是上海，人潮比灰尘还要多的超大城市，再轰动的新闻，顶多十天半个月就淹没在更新的新闻里了。很快，“冰心事件”就成了无人关注的旧闻，超市的销售渐渐回暖，红武食品的管理层松了一口气。

暗中的调查仍然在进行，但没有多大收获。投料是电脑控制的，应该没问题，生产和包装都是流水线自动操作，工人只起到辅助作用，也不会有问题，唯一的可能（仅仅是可能），是某个工人对自己的薪水不满，把预先做好的“冰心食品”带到自动包装的流水线上，进行调包。一盒净含量110克十二粒装的墨鱼饺，盛在塑料盒子里，神不知鬼不觉换下其中一粒，乃举手之劳，然后目送它们被流水线上吐出的塑料纸封装起来就可以了。

工厂撤换了两名车间主管，炒了五名工人鱿鱼，一时搞得人人自危。管理层斥资数十万，在车间里安装了最新的数码监控系统，尤其在最后一个环节：自动包装，多放置了两台摄像头。

外面的风波逐渐平息，内部的调查也已经结束，一切恢复正常。然而，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又一件怪事发生了。

2

四月是春暖花开的季节，长风公园的鲜花节和南汇的桃花节相继开幕，然而又一股来自北方的“不怎么强、也不怎么弱”的冷空气长途奔袭了江南，气温骤降了十几度，形成上午是初夏，傍晚是初冬的怪天气。人们纷纷把洗晒好已经收入衣橱的羽绒服、厚外套翻了出来，街头充斥着胡乱穿衣的滑稽景象。

红武食品的新厂区坐落在松江区，占地十余亩，投资上亿。在厂区的南边，是一座现代化的冷库。厂区的警卫分白天和夜里两班，白班六个人，夜班四个人。晚上，通常是两个人坐在监控室里看屏幕，两个人外出巡逻，每隔两小时巡逻一次，在偌大的厂区走上一圈，大概要花半个小时。

这天晚上，最低温度跌到了八度，警卫小军和大刘裹上了呢大衣，牵着一只狼狗在厂区里巡逻。这条狼狗是纯种的德国黑背，花六万元从养狗场买来的，在公司里属于昂贵的“固定资产”。

“汪！汪！汪！”狼狗竖起耳朵，朝着前面警惕地吠叫起来。

前面是一幢乳白色的建筑物，造型就像一只卧倒的冰箱，那里就是冷库，冷库前造了一座喷水池。即使在晚上，喷水池也照喷不误，七色的灯光照在水面上，水波流光溢彩。池中央有一尊雕塑，是一件不锈钢的大家伙，造型抽象，寓意隐晦，据说是特邀一位留法艺术家创作的，耗资数万。大家对这个东西褒扬声一片，有人说它像一棵树，有人说它像一头牛，私下里却说它像一只阉割下来的阳具。

喷水池的旁边站着一个人影。

小军打开大号的手电筒，强有力的光柱射过去，照在一条闪闪发亮的物体上——那是一件杏黄色的雨衣，背后嵌了反光条，所以闪闪发亮。虽然还没有看清目标，但两人都可以肯定，那是一个人。

厂区外围安装了红外线报警器，如果有人闯入，监控室里就会响起警报声。即使溜进来一只野猫也能被发现，猫有体温，散发热量，敏感的红外线报警器可以迅速捕捉到。

明明有外人闯入，为什么报警器没有响？

“谁？那边是谁！”

小军和大刘不敢怠慢，尤其发生了冰心事件后，保安部的压力更重了，他们从腰间的皮套里抽出了电警棍，分两路包抄上去。

“站在那儿别动！”大刘喝道，“否则我们就……就开枪了！”

小军朝大刘看了一眼，觉得好笑。

穿黄色雨衣的人影站着一动不动，像那尊抽象的雕塑。

小军和大刘慢慢靠了上去，越来越近，小军惊讶地发现喷水池停喷了……不，是结冰了，喷起的水柱变成了一截冰柱，好像是瞬间被冻结的，五彩的灯光照在冷森森的冰面上，为这个晴朗的月夜增添了一丝诡异。

两个人一左一右把“黄雨衣”夹在中间，靠近的时候，他们明显感到有一股寒气嗖嗖地从雨衣里往外冒，好像那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块冰。

雨衣连着雨帽，透明的帽檐翘在额头上，两个人都看见了帽檐下的那张脸——那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，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尊雕塑，仿佛站在美术馆里欣赏一件作品，全然不觉身边有人靠近。

黑夜中，可以看到她嘴呼出的气体时断时续，幸亏有这个，不然两个人会把她也当成一件作品。

“喂！你——”小军叫道，“你在这儿干什么？”

穿雨衣的女孩好像没有听见，仍然一动不动。

“小姐！”大刘的声音比小军要温和，仍是盘问，“你是谁？深更半夜的，你站在这儿干什么？”

帽檐下的脸转过来看着他们。

小军用手电筒照她的脸，通常被近距离照射，眼睛应该眯起来，但是奇怪，女孩的眼睛对强烈的光线似乎很适应，一眨不眨地看着他们，瞳孔在急剧地缩小，把散射的幽光隐藏起来。

“我冷……冷……”女孩翕动着嘴唇，嗫嚅着说。

“什么？”小军没听清楚。

“我冷……”女孩的声音稍微大了点。

“她说她冷。”大刘看着小军说。

哼，答非所问！小军心想，不管你是谁，休想蒙混过关。他大声说，“跟我们走吧，去警卫室说说清楚。”

女孩听话地转过身来，跟着小军走了，大刘牵着狼狗尾随，狼狗却不肯走，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，直到女孩和小军走出去二十几步，才迈开狗步。

看着反常的狗，大刘不禁纳闷：若在平时，黑背看见陌生人就会凶狠地吠叫，不顾一切往前扑，非要扑到人身上把对方吓得半死才罢休，一个警卫根本拖不住这条一百多斤重的大狗。但今天黑背格外乖巧，非但不叫，还拼命往后缩。

它也有害怕的时候？

嘿，大概是见鬼了！

警卫室就在厂区的大门口，是一幢独立的上下两层的房子，楼下是门禁室，楼上是监控室，十二个露天摄像头把厂区内的状况全部显现在一排液晶屏上。

女孩被带进来后，另两名警卫闻声从楼上下来了。四个身强力壮的警卫，一个穿雨衣的女孩。四对一。

从昏暗的室外来到明亮的室内，小军朝那件雨衣看了一眼，马上觉得有问题。雨衣滴滴答答在淌水，但雨衣的表面是干的，水是从里面冒出来的，似乎雨衣里隐藏着一条流淌的小溪。

“把雨衣脱掉！”小军厉声道。

女孩怔怔地看着他，嘴唇微动，想说什么，却没有说出声来。

“她大概想对我说，‘你怎么不会怜香惜玉？’哼！”小军心里想，暗暗涌起几分得意，大声说，“听见没有？脱掉雨衣，否则我们就要动手了！”

女孩朝周围扫视一遍，自己处在四名警卫的包围中，看来别无选择。她不大情愿地慢慢撕开了雨衣上的一排刺毛搭扣，啞啦、啞啦，敞开了雨衣——

房间里很安静，除了挂钟的走秒声。四个人瞪着八只铜铃一样的眼睛，这是他们有生以来见过的最最恐怖的一幕。

小军明白了，为什么女孩进入厂区的时候，红外线报警器没有响。

四个人的身体开始哆嗦起来，不是因为恐惧，而是一股极冷的寒气在房间里迅速扩散，仿佛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吹了进来，气温急剧下降，瞬间跌破了零度。

“不对……肯定不对！快跑！”小军心里喊着，想逃离警卫室，却怎么也迈



不开步子，原来地上结了一层薄薄的冰，鞋底被冻住了。

他试图挣扎，四肢就像灌了铅似的不听大脑指挥，原来关节也被冻僵了。

天哪！这是怎么回事？

她是谁？

冰女……

刚想到这儿，咔嚓一下，小军的思维像踩了刹车一样戛然而止，连同躯体一起被冻僵了。

3

巡逻警车沿着宽阔的四车道行驶，红蓝双色的警灯闪烁着，老远就能看见。没有警笛，这只是例行的巡逻。

大路的两侧，现代化的厂区鳞次栉比，左边有食品厂、家具厂，右边有制衣公司、模具公司。当警车经过“红武食品有限公司”的伸缩式自动门前，就看见一条狼狗不安地跑来跑去，对着外面吠叫。

民警觉得奇怪，因为狗没有被牵着，一条长长的牵狗绳拖在地上。

以前每次经过这里，都能看见牵着狗巡逻的警卫，有时候警卫还会对警车招招手，但是现在，厂区内死一般的沉寂，除了一条乱叫的狗。

警车开出去一百多米远，又倒了回来，停在铁闸门前，民警下车走了进去。看见有人进来，狼狗没有扑上来，而是往地上一趴，呜呜地低嚎起来。

肯定有问题！民警快步走进了门禁室，门虚掩着，里面亮着灯，大块的玻璃上结着一层冰霜一样的东西，阻碍了视线。

民警推门而入，刚刚踏进去的时候，就打了一个寒战，好冷啊！还没等他明白过来，脚底一滑，差一点儿摔倒，地上竟然结着一层厚厚的冰。

房间里站着四个警卫，他们的制服、身体包括眉毛上，都结了一层薄薄的冰霜，站着一动不动，就像四座冰雕，四双眼睛同时瞪得溜圆，惊愕的表情冻结在脸上。

民警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形，待了半天，才掏出对讲机，想呼叫警车里的同伴，发现这台摩托罗拉对讲机已经不听使唤了，黑色的塑料外壳竟出现了一道裂纹。民警在说明书上见过，在严寒的环境下电子产品会无法使用，看来这是真的。

四名警卫被送到松江区中心医院抢救，在多年暖冬的上海，医护人员从来没有接受过被冻僵的病例，只能临时抱佛脚，去翻急救手册。

警卫的制服被冻得硬邦邦，脱不下来，只能用剪刀剪开。当摘下小军手腕上的卡西欧手表时，护士多了一个心眼，看了看这只有气压计与温度计的多功能登

山表，液晶屏幕上显示着一个护士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温度：-36.9℃。

零下三十六点九度。手表抗不住严寒只好罢工，并且把这个数字定格。

这几个人是不是被关在冷库里了？所以会冻僵……护士在想。

由于送医院及时，四个人都被抢救过来了。然而恢复的只是身体，记忆仍处在冻结的状态。医生说他们患了短暂性失忆症，对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，什么也记不起来了。另外，他们对黄色的物体都特别敏感。

厂区里有十二个露天摄像头，由于晚上光线欠佳，没能拍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。唯一值得推敲的一段录像，是两名警卫把一个陌生人带进了警卫室……几分钟后，这个人独自出来，离开了厂区，去向不明。

这个人衣着奇怪，步履沉缓。由于录像是黑白的，连是男是女都看不清楚。总之很可疑。

4

跟大多数的民营企业一样，红武食品其实是一个家族企业，董事长名叫岳湘红，她也是总经理，她膝下有二子一女，长子武明、次子武亮，女儿武菲，武明和武亮分别负责生产和销售，武菲主管财务，企业为何取名“红武”，很明白了。

岳湘红是个不折不扣的女强人，丈夫武放年很早就去世了，身为母亲，含辛茹苦地将三个子女养大成人，并赤手空拳地打拼出一个企业，她付出的汗水与艰辛，常人难以想象，有人把她比作“上海的阿信”，鼓励她写一本自传，岳湘红笑着拒绝了。

岳湘红的家是一幢别墅，也在松江区，距工厂有二十分钟的车程，2003年新厂房落成，岳湘红才搬了过来。除了长子武明单身，武亮和武菲都结婚了，住在市区的公寓。在岳湘红的家里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，工作上的事情只在厂里谈，回家后一切免谈，但今晚，“管理层会议”放在了家庭餐桌上，实在是破天荒。

“我们只关注了生产的环节，却忽略了储存的环节，从流水线下来的食品先存放在冷库里，再由冷藏车运往各家超市……”

家庭会议上，武明这样提出。

“大哥，你的意思是‘冰心事件’跟录像上的神秘人有关？”

“冰心事件”是媒体的统一用词，武亮习惯地拿了出来。

“大哥二哥，就算这个人能在警卫的眼皮下溜进厂区，但他无论如何进入不了冷库，冷库有值班员，大门不仅有普通锁，还有电子锁。退一步说，即使这个人进入了冷库，他还要面临两道难题：他必须拆开包装箱和包装纸，才能进行调换。但他如何把破损的包装箱和包装纸复原呢？在超市里，破损的食品包装是